般泥洹經/卷下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卷上 ◄

般泥洹經
卷下

►

般泥洹經卷下

不載譯人附東晉錄

彼時，佛請賢者阿難，俱之拘夷邑，已樂波旬，歷城中度，行半道所，佛疾生，身背痛，止樹下坐。勑賢者阿難，持鉢到拘遺河取水，則受教行。是時五百乘車，厲渡上流，水濁未清，阿難行取水還，往白佛言：「向群車過，水濁未清，適可澡洗；有漉連河，去此不遠，請取可飲。」佛取鉢水，澡面洗足，於是以忍，疾又得間。時，諸華大臣，字福罽，行遙見佛，諸根寂默，得上調意之滅淨，具顏色明好，心歡喜前禮佛，揖讓畢一面住。佛問福罽：「汝於何得法喜？」對曰：「由於比丘力藍。昔我行道，見力藍坐樹下。是時道上，五百乘車過，有人後到，下車問比丘：『見前群車不？』答言：『不見。』又曰：『寧聞車聲不？』答言：『不聞。』曰：『時臥耶？』言：『我不臥，自思道耳。』其人歎言：『車聲喲喲，覺而不聞，用心何專，難有乃爾，五百車聲尚且不聞，豈他聞哉！』即施之以一染布衣。我時聞此，甚加其志，遂得法喜，至于今日。」

佛問福罽：「汝知雷電霹靂，孰與五百車聲？」對曰：「正使千車疾馳同響，猶不能暨。」佛言：「曩昔一時，吾遊阿沈，其日晡時，天暴雷雨，震電霹靂殺四特牛、耕者兄弟二人。」

「世尊獨不聞乎？」

「吾言：『我定意覺，彷徉經行。一人來稽首作禮，隨我而步。吾問：「是何怱怱？」其人言：「向者霹靂，殺四特牛耕者兄弟二人，世尊獨不聞乎？」吾言：「不聞。」曰：「時臥耶？」答言：「不臥，自三昧耳。」其人亦歎言：「希聞得定如佛者也。」夫名霹靂聲聒天地，而得寂定不聞者哉。』其人心悅，亦得法喜。」

福罽讚曰：

「遇哉覩佛者，　何人不得喜？
福願與時會，　令我獲法利。」

佛答頌言：

「愛法者臥安，　得喜志念清，
真人所說法，　賢者常樂行，
法護行法者，　如雨之潤生。」

於是，大臣勅其僕，歸取新織成黃金氈，手奉獻曰：「知佛不用，願哀納之。」佛受其氈，為說法之正化，若干要語。福罽避坐言：「從今日始，身自歸佛，自歸道法，自歸聖眾，受清信戒，身不殺，不妄取，不婬姝，不欺偽，不飲酒，不噉肉，不敢有犯，國事多故，當還請辭。」即稽首佛足，遶三匝而去。

佛勅賢者阿難，取福罽黃金織成氈來，受教奉進。佛取被身，阿難見佛，光顏從容，舒懌明好，殊紫金色，長跪白言：「自我得侍，二十餘年，不識有如今日佛面光潤顏色發明，願聞其意。」

佛言：「阿難！有二因緣佛色發明。何等二？謂初夜得佛無上正真之道妙正覺時，及至終夜棄所受餘無為之情取滅度時。吾今夜半，當般泥洹，故色發明。」

阿難啼言：「何其駛哉！佛取泥洹。何其疾哉！世間眼滅。」

於是佛請賢者阿難，至熙連河。佛到河邊，著衣入水，兩手舉衣，自澡浴身已，乃渡河於彼岸住。整衣服告阿難：「朝從弟子淳飯，夜當滅度。汝解淳意，佛從汝飯，即夜滅

度，天下有二難得值，若得遭值，面供養者；既解疑畏，且有正報。何等二？一為若施飯食，令彼得以食之氣力，成無上正真，為至聖佛。二為若施飯食，令彼得以食之氣力，棄所受餘無為之情而滅度者。今淳飯佛，當得長壽，得無欲，得大富，得極貴，得官屬，終生天上，獲此五福。語淳勿憂，宜用歡喜，汝一飯佛而獲多報，當知佛者不可不敬，經法不可不學，聖眾不可不事。」

阿難白佛：「如　　比丘，性弊悞急，好罵數說，佛泥曰後當如之何？」

佛語阿難：「我泥曰後，為　　比丘作梵檀罰，令眾默屏，莫復與語，彼當為慙而自改悔。」

彼時，佛勑賢者阿難，施牀枕，我背疾，即施牀枕。佛倚右脇，屈膝累脚臥，思至真正智之道。於是，佛請賢者阿難，令說七覺意。阿難言：「唯！昔從佛聞，一志念之覺，佛用自覺成無比聖猗、無為、止、不婬、捨分、散意。二法解之覺，佛用自覺成無比聖猗、無為、止、不婬、捨分、散意。三精進之覺，佛用自覺成無比聖猗、無為、止、不婬、捨分、散意。四愛喜之覺，佛用自覺成無比聖猗、無為、止、不婬、捨分、散意。五一向之覺，佛用自覺成無比聖猗、無為、止、不婬、捨分、散意。六惟定之覺，佛用自覺成無比聖猗、無為、止、不婬、捨分、散意。七行護之覺，佛用自覺成無比聖猗、無為、止、不婬、捨分、散意。」

佛言：「阿難！已能言之，宜必精進。」對曰：「唯。」「能言者當精進。如是，阿難！仂行者得道疾。」

佛起基坐，思惟法意。有比丘說頌曰：

「甘露化，從佛出，　　疾如聽，弟子陳，
教以此，勸後學，　　七覺妙，宜諮賢。
由佛興，使我得，　　清白行，無玷缺，
學當知，正志念，　　愛喜法，精進入。
一向專，護定意，　　如法解，為淨智，
有疾者，宜聞斯，　　覺微想，除邪思。
是疾者，為法王，　　道寶出，自此源，
彼猶尚，請聆法，　　況凡夫，而替聞。

勝上首，明弟子，　　來問疾，務聽真，
在聖哲，猶不厭，　　何況餘，欲廢聞。
若過時，聞道備，　　起他想，心乖異，
如彼為，非愛喜，　　佛之教，無雜思。
愛喜者，一向法，　　為無為，心行寂，
已正止，無聞想，　　是名為，法解覺。
眾行滅，智已淳，　　自歸此，三世尊，
願一切，人天神，　　共學慈，大道真。
今聖師，滅度後，　　眾賢必，紹教明，
尊時講，誦法言，　　願神骨，助化行。」

彼時，佛勑賢者阿難，汝於蘇連雙樹間，施繩牀令北首，我夜半當滅度。受教即施，還白已具。佛到雙樹，就繩牀側右脇而臥。阿難在牀後，垂頭啼怃愾言：「一何駛哉！佛取泥洹。一何疾哉！世間眼滅。我諸同志，從四方來，欲見佛者，望絕已矣。佛難復覩，難復得侍，來而不見，皆當悲慕，子何心哉。」

佛問比丘：「阿難胡為？」對曰：「在後悲泣。」

佛謂阿難：「汝莫啼也。何則？自汝侍佛已來，身行常慈，口行亦慈，心行亦慈，恕以施安，念慮詳審，有心於佛，雖彼往昔過佛侍者，為最供養不得踰汝；亦彼當來，及現在佛之有侍者，盡心供養不得踰汝。何者？汝達於佛，而知宜適。若眾比丘，每詣佛時，可通見者常得時宜；若比丘尼，及清信士，清信女輩，每詣佛時，可通見者常得時宜；每眾異學及諸梵志居士之輩，來詣請現，可通見者常得時宜。」

佛告諸比丘：「天下極貴，轉輪聖王，有四難及自然之德。何等四？若其屬國諸剎利王，來親詣朝覲者，聖王歡喜，現為說法，皆樂聽受，遵承奉行，是一德也。若諸奉道梵志之輩，來親詣朝覲者，歡喜引現，為之說法，皆樂聽受，遵承奉行，是二德也。若諸理家居士之輩，來親詣朝覲者，歡喜引現，為之說法，皆樂聽受，遵承奉行，是三德也。若彼儒林異學之徒，來親詣朝覲者，聖王輒現，為之說法，皆樂聽受，遵承奉行，是四德也。

「又此比丘賢者阿難，亦有四美難及之德。何等四？若諸比丘詣阿難所，即歡喜與相見，為說經法，無不開解樂受奉行；諸比丘尼，諸清信士，諸清信女，詣阿難所，即歡喜與

相見，為說經法，無不開解樂受奉行，是其第一四德。復有四，賢者阿難，為諸比丘比、丘尼，諸清信士，諸清信女，說經法時，心端言正，無有二意，聞者恭肅，寂然聽受，以寂靜故，阿難博識，無所忘忽，是其第二四德。復有四，若諸比丘，諸比丘尼，諸清信士，諸清信女，有不解經及法律義，以問阿難，阿難即分別說，皆得解釋，出後無不譽阿難者，是其第三四德。復有四，佛所說十二部經，賢者阿難皆諷誦念識，傳為四輩弟子說，如所聞無所增減，亦未曾倦，是為阿難第四四德。為難可及，世間無比。」

是時有化比丘，當佛前住，佛言：「比丘！避，莫當吾前。」

賢者阿難白佛言：「我得奉侍二十五載，不自識有如此比丘，無所關啟，而直前者。」

佛言：「阿難是化比丘，又若干劫，為大遵天致神妙有威德，憂畏已除，知佛期在夜半，所以來者，自今已後，永不見佛故。」

阿難言：「獨是天知佛當滅度耶？」

佛言：「從拘夷城東西南北縱廣四百八十里，諸天側塞無空缺處，皆憂歎騷擾不安，其心念言佛滅度疾。」

賢者阿難，問佛言：「近此左右，有聞物大國、王舍大國、滿羅大國、維耶大國，佛不於彼般泥洹，何正於此褊陋小城？」

佛言：「阿難！無謂此城為褊陋也。所以者何？古者是國，名拘那越大王之都，城長四百八十里，廣二百八十里。嚴好如畫，城垣七重，下基四層，起高八尋，上廣三尋，皆作黃金、白銀、水精、琉璃、四寶瓦墾。其壁牒尉彫文剋鏤，地集甎瓬，及民室屋，皆四寶成。俠道自生長多鄰樹，樹亦四寶，其金樹者，銀葉華實，其銀樹者，金葉華實，水精琉璃樹亦如是。微風動樹，常出五音，其聲濡悲，如五絃琴。樹間浴池，池邊集墾，步渚相承，中四寶臺，臺陛欄楯，屋壁牀机，一切四寶。池中常有雜種蓮華，青蓮溫鉢，紫蓮拘恬，黃蓮文那，紅蓮芙蓉，四顧成行。其邊道上，又有七種奇華，香氣馥芬，冬夏常生，五色光明。其國常聞十二種聲：象聲、馬聲、牛聲、車聲、螺聲、鐘聲、鈴聲、鼓聲、舞聲、歌聲、諸絃樂聲、誦仁義聲、歎諸佛尊行聲。時，有轉輪聖王，名大快見，主四天下，以正法治，自然七寶：一金輪寶，二白象寶，三紺馬寶，四神珠寶，五玉女寶，六理家寶，七聖導寶。王有四神德，為童儒時，八萬四千歲；為太子時，八萬四千

歲；為轉輪王，八萬四千歲；退服法衣，八萬四千歲；凡壽三十三萬六千歲，是其一神德也。王能飛行，遊四天下，七寶導從，所至臣屬，是其二神德也。端正美色，強健少疾，身中和適，不寒不熱，是其三神德也。威神殊勝，心常和悅，明見正道，以法化民，是其四神德也。王每出遊，布施興福，恣人所欲，求漿與漿，求食與食，衣被車馬，華香錢寶，不逆人意，慈於民物如父愛子，士民慕王如子仰父。王每出遊，勑御徐行，使國士民，久得視見，體性淳仁，四方太平，又是其至德也。所部諸國，凡八萬四千，小王每朝覲時，王大快見皆請上殿，歡喜安慰，為說正法，問國所乏；諸王答讓，受天重賜，自足為樂。王又勑使，各嚴所治，令如我殿，以正法化，勿枉天民。輒賜諸王，衣冠履鞞，車輿寶物，受詔辭出，莫不歡喜。

「是時大王所治法殿，長四十里，層陛四重，悉黃金白銀水精琉璃，屋壁欄楯柱梁楣櫨，枌橑棟宇，其上覆及下地，牀座机筵，皆是四寶。又法殿上，有八萬四千交露輿枰悉施斗帳，金交露枰前施銀隥，銀枰金隥，水精琉璃枰隥亦然。其交露間，垂華懸果，四寶雜廁，所覆帳上，金銀織成赤罽文繡綾綺雜色，四角珊瑚，交露中施四寶，獨座其殿，四面浴池，各縱廣一由延，俠池生多鄰樹八萬四千株，長一由延，諸交露枰。大王出者，即以駕象。彼時，快見以其所有，施福甚眾，日旦當請沙門梵志上殿飯食。王自思念：『日月流逝，而吾將老，當用是五所欲寶舘作等，欲自約損，修清淨行。』即但與一侍士，俱升法殿，入金交露，坐銀御床，思惟天下，貪婬無奇，生者要死，形骸歸土，所有萬物，一切無常。王起入銀交露，坐金御床，念合會者，皆當別離，戀慕無益，當棄恩愛，淨修梵行。已又起之水精交露，坐琉璃床，自念當與老病死競，改心易行，除婬怒癡，思無為道。已又起入琉璃交露，坐水精床，專精自思，當棄世間貪欲惡法，思無為道，守惟清淨，成一禪行。如是至久，周遍諸枰。

「於是八萬四千玉女共白第一玉女寶言：『天后所知，我等聞者，未復親侍，守情執敬，願欲朝見。』答言：『諸弟還自嚴飾，當俱朝見。』即告聖導：『我等婦女，久未親侍，敬仰之心，皆欲朝見。』導臣即駕八萬四千象，犀甲金飾，絡用寶珠，白象王，朱鬣尾為第一，八萬四千馬，犀甲金飾，絡用寶珠，力馬王，紺青身朱鬣尾為第一，八萬四千車，犀革之甲，飾用四寶，聖導臣為第一，八萬四千女，女載一車，玉女寶為第一，諸王導從，詣法殿下。侍士白言：『諸象馬車，夫人小王，皆來欲見。』王勑侍士，施床殿下，王下法殿，見八萬四千女，服飾靡麗。時，民歎曰：『是難言也。王者嚴女，乃至於此。』玉女對曰：『我等久違，不得親侍，故嚴服來，願得朝見。』

「於是王坐，諸女皆前，稽首畢一面坐，玉女寶前白言：『今是一切諸象馬車，玉女小

王，自天所有，願小王顧意留心娛志。又八萬四千國，天王都為第一，八萬四千枰，大正枰為第一，願天留意，以養性命。』王答曰：『弟！吾所以宿夜約己自損，正心行慈者，但欲遠離此貪欲耳。何則？女人嫉妬之態，殃及吾身，是以捨欲，願離斯咎。』玉女寶垂泣言：『天王何為，獨割愛欲，謂我為弟？離弃恩情，絕群女望。願聞天王，所以戒之，正心行慈，為之奈何？我等亦願，相率修之。』王曰：『慈心正行，不墮諸漏，棄損貪欲，修德守淨，念生日少而命逝疾，人物輩非常，唯道為真，吾是以於諸象馬輿枰郡國小王婦女愛欲，一切遠離，不復繫意，欲自憂身。觀天地間，無生不終，諸弟各宜正心行慈，無以放恣墮諸漏也。』玉女寶乃抆淚言：『今天王約己自損，不欲墮漏，念生日少而命逝疾，潛居憂身，守修清淨，計諸人物，無生不終，違遠所有，不以污意，願奉明戒，不敢有忘。』王以慈心，答謝諸女，皆遣去。還升法殿入金交露枰。坐念慈心，都忘怨恨，無所嫉惡，進思大道，無量德行，普慈世間，而自約省己。復起入銀交露枰，坐念悲心，都忘怨恨，無所嫉惡，進思大道，無量德行，普悲世間，而自約省己。復起入水精交露枰，坐念喜心，都忘怨恨，無所嫉惡，進思大道，無量德行，普和世間，而自約省己。復起入琉璃交露枰，坐念護心，都忘怨恨，無所嫉惡，進思大道，無量德行，一切欲護，而自約省。以惟行此四大梵行，却愛欲意，多修清淨。王行如是，便得自在，死時安隱，身無痛痒，譬如力士美飯一飡之頃，魂神逝生第七梵天。

「時，轉輪王大快見者，則故世我身也。如是，阿難！誰能知此，昔我宿命，作轉輪王自然七寶，行正法有四德，常能不貪。彼時，拘夷城傍行四百八十里，皆在天王城中。吾前是時，又為剎利王，已六投骨於此地中，并彼為七。今得作佛，已斷生死，從是已後，不復造身。我亦一切皆已周竟，現於東方南方西方北方，隨方教化，三月輒移，終措骨此。」

賢者阿難白佛言：「佛滅度後，當作何葬？」

佛言：「汝默，梵志居士，自樂為之。」

又問：「梵志居士，為葬法當云何？」

佛言：「當如轉輪王法，用新劫波錦纏身體已，以五百張氎次如纏之，內身金棺，灌以麻油澤膏畢，舉金棺，置於第二大鐵槨中，眾香　　上，而闍維之。訖收舍利，於四衢道，立塔起廟，表剎懸繒，奉施華香，拜謁禮事，是為轉輪王之葬法也。」

佛勑阿難：「汝行入城，告諸華氏，佛中夜當滅度，所欲施作，當曼時為，無從後悔；欲面從佛得開解者，宜及是時。」即受教行，入拘夷城。見五百諸華氏，慕會議語，阿難報諸尊者：「佛夜半當滅度，所欲施作，當曼時為，無從後悔；欲面從佛得開解者，宜及時行。」眾人皆驚，而悲歎言：「何其大駛！佛取泥洹。何其大疾！世間眼滅。」哀慟之聲聞于宮中。

王遣太子并諸華氏，各將家屬，俱詣雙樹。到白阿難：「欲前禮問。」阿難入啟：「太子阿晨，與諸豪姓家屬，俱來受三自歸，不遠是夜。」佛請入，即皆前稽首畢一面坐。太子言：「佛身滅度，何其太疾。」佛報言：「吾本已說，世間非真，無可樂者，凡人貪壽，思戀五欲，惑而無利，但增生死，更苦無量。今我為佛，以得自然無欲，於此又宜自勉，天下智者，常願見佛，樂聞經法，已有是意，當務立信、立戒、布施、多聞廣學、智慧，建此五志以離垢慳，然則世世當受富貴，名譽遠聞，生天安樂，可得泥洹。」佛說已，太子及諸華氏，皆作禮去。

於是，王與國中男女大小十四萬眾，以人定時，出詣雙樹，到白阿難，請見受誨，前啟佛請入。王將國中賢善者，進稽首畢一面坐，前無燈火，佛放頂光照二千里。佛言：「勞苦大王與群臣來。」王曰：「佛當滅度，有何勑誡？」佛報王：「自我得佛四十九歲，所說經戒一切具悉，王國賢才，皆已採取。」王與群臣，慘然皆悲。佛告王：「自古已來，天神人物，無生不死，死而不滅，唯泥洹快。王胡為啼？但當念善，改往修來，以政治國，無加卒暴，厚待賢良，赦宥小過，務行四恩，以綏眾心。何等四？一當布施給護不足，二當仁愛視民如子，三當利人化以善正，四當同利與下共歡。王如是者常得其福。我宿命時，行此四恩，積無數世，故得作佛，初得佛已，見泥洹喜。」自說頌曰：

「今覺佛極尊，　　捨婬淨無漏，
智為天人導，　　從者得喜豫。
夫福報至快，　　妙願志皆成，
勇疾得上脫，　　吾將逝泥洹。」

王與來者，皆起禮佛，遶三匝而去。

是時城中，有老異學，年百二十，名曰須跋，聞佛夜半當取滅度，自念：「吾有法望之疑，常願瞿曇一解，我意當及。」是時即起，自力行到雙樹，白阿難言：「吾聞瞿曇，期在夜半，請見決疑。」阿難言：「止！止！須跋！無擾佛也。」須跋固請至再三曰：

「吾聞佛為如來、至真、正諦覺、明行成已、善逝、世間解、無上士、導法御、天人師，號佛、眾祐，甚難遭值，如漚曇華，百千萬世時時一有，願一見折所疑。」阿難以為勞擾如來，故不欲通。佛神心徹聽，清淨過人，從裏知之，即勅阿難：「勿禁止，聽使入，是為最後當度異學須跋者也。」須跋得入，忻然悅豫，善心生焉，見佛歡喜，禮問恭辭，氣重揖讓畢一面住，白佛言：「欲有所問，豈有閑暇，一決其疑？」佛言：「便問，恣汝所欲，聞可得解。」

須跋問曰：「今世學者，各自稱師，有古龜氏，有無失氏，有志行氏，有白鷺子氏，有延壽氏，有計金樊氏，有多積願氏，有尼犍子，彼八子者，有所述乎，自知之也。」

佛告須跋：「彼與佛異，子曹自作貪生猗想，以邪之道，一曰邪見，不知今世後世，所作自得，好以卜占享祀求福。二曰邪思，念在愛欲，有諍怒心。三曰邪言，虛偽諂諛，佞讒綺語。四曰邪行，殺生貪取，有婬妖意。五曰邪命，求利衣食，不以正道。六曰邪治，惡不能止，善不能行。七曰邪志，志貪常樂，痛身謂淨。八曰邪定，專意所望，不見出要。如是須跋！昔我出家，十有二年，道成得佛，開說經法，但五十載，自從捨家，有戒、有定、有慧、有解、得度知見，說正道者，唯佛沙門，非凡異也。吾本所履，有八真道，第一沙門，亦從是得，二三至四，皆從是成，若不見此八真道者，彼為不得沙門四道。所謂八真道者，一為正見，見今世後世，作善有福，為惡得殃，知苦知習，滅行得道。二為正思，思樂出家，去諍怒心。三為正言，言諦至誠，柔軟忠信。四為正行，不殺不邪，無有婬心。五為正命，求利衣食，以道不邪。六為正治，抑制惡行，發起善意。七為正志，志惟四觀身痛意法，解非常苦非身非淨。八為正定，一向無為，成四禪行，沙門梵志，履此八正，乃成四道，能師子吼，我賢弟子，行無放逸世間意滅，故得羅漢。」

於是須跋，謂阿難言：「快哉賢者，是利弘美，寔未曾有。蓋上弟子，得值此者，不亦妙乎。今受聖恩，乃聞是法，願得捨家，受成就戒。」

阿難白佛：「異學須跋！願受眾祐自然法律，捨家就戒沙門之行。」

佛以可其就戒之志曰：「是吾未後得證見淨者，異學須跋也。」即授戒為比丘，一心受不放逸，以健制以志惟以斷却，如所欲下鬚髮被袈裟，以家之信離家，為道得法，意具淨行，自知作證，成解究暢，為行如應，已意通知。賢者須跋已度世得應真，坐自念：「吾不能待佛般泥洹。」便先滅度，而佛後焉。

彼時，佛告諸比丘：「我滅度後，儻有如此外學他術在異生輩，欲棄束髮來踐法渚，沐浴清化，捨家就戒，當聽可彼以為沙門。何則？用彼有大意故。當先誡之三月，知能自損用心與不？若言行相應者，為能捨罪，先授十戒，三年無失，乃與二百五十戒；其十戒為本，二百四十戒為禮節威儀。能行此者，諸天代喜。又凡悕望受律就戒作沙門者，有四因緣，皆有慕樂近道之意，我滅度後，或離縣官，求作沙門；或年老耆，求作沙門；或貧困劣，求作沙門；或習正行，求作沙門。若夫賢才習正，耆老貧困，及離縣官，來為道者，其於衣食，趣得而已；受誦法言，如有梵行，可得久住，猶為從是令多人安多人得度，世間得依，利諸天人，是故曰從法者，現世得安，現世得解，當善諦受。彼為何法令現世安得解度者？謂佛所說十二部經：一文，二歌，三記，四頌，五譬喻，六本記，七事解，八生傳，九廣博，十自然，十一道行，十二兩現，是名為法。若以奉持，護如法者，即現世安，可得解度，但當諦受，護持諷誦，正心思惟，令清淨道，得以久住。汝諸弟子，當自勗勉，無以懈慢，謂佛已去，莫可歸也。必承法教，常用半月，望晦講戒，六齋之日，高座誦經，歸心於經，令如佛在。又族姓子族姓女，所當追念，為有四事：一曰佛為菩薩初下生時，二曰佛始得道妙正覺時，三曰上頭說經轉法輪時，四曰棄所受餘無為之情般泥洹時。當論思此，念佛生時，福德如是；佛得道時，神力如是；轉法輪時，度人如是；將滅度時，遺法如是。次中末時，有思念此，起意行者，皆生天上。若以受此而有疑望，非意在佛及法聖眾，苦習盡道，汝諸比丘，當解所問令如我在，為以是語面所問佛亦真弟子，自所問告及從我解說之。」

賢者阿難，在後扇佛，應曰：「唯諾，皆已願樂，無一比丘有疑非意於佛法眾四諦者也。」

佛語阿難：「其已願樂如來正化，於佛法眾苦習盡道，無所疑者，當棄貪欲慢悞之心，遵承佛教，以精進受，默惟道行，是為最後佛之遺令，必共順之。汝諸比丘，觀佛儀容，難復得覩，却後一億四千餘歲，乃當復有彌勒佛耳，難常遇也。天下有漚曇鉢，不華而實，若其生華，則世有佛。佛為世間日，恒憂除眾冥，自我為聖師，年至七十九，所應作者，亦已究暢，汝其勉之，夜已半矣。」

於是佛作一禪之思惟，通第一禪，又起二禪之思惟，通第二禪，又起三禪之思惟，通第三禪，又起四禪之思惟，通第四禪；又起空無際之思惟，通空無際，又起識無量之思惟，通識無量，又起無所用之思惟，通無所用，又起不想入之思惟，通不想入；又起想知滅之思惟，通想知滅。是時阿難，問阿那律：「佛已滅度耶？」答言：「未也。佛方思念

想知滅之思惟。」阿難言：「昔聞佛說，從四禪思惟，至於無知棄所受餘無為之情，乃般泥曰。」

時，佛捨想知滅還思不想入，捨不想入思無所用，捨無所用思識無量，捨識無量思空無際；捨空無際思第四禪，捨於四禪思第三禪，捨於三禪思第二禪，捨於二禪思第一禪；從一禪思復至三禪，便從四禪反於無知棄所受餘泥洹之情，便般泥洹。

當此之時，地大震動，諸天龍神，側塞空中，散華如雨，莫不歎慕，而來供養。時，第二天帝釋，下說頌曰：

「陰行無有常，　　但為興衰法，
生者無不死，　　佛滅之為樂。」

第七梵天下說頌曰：

「妙哉佛已棄，　　一切世間猗，
廣遺清淨教，　　三界中無比，
神真力無畏，　　光明滅於茲。」

賢者阿那律說頌曰：

「佛已無為住，　　不用出入息，
本由自然來，　　靈耀於是沒。
意淨無所著，　　為人受斯疾，
施惠教已遍，　　乃退歸寂滅。
惟茲遇佛者，　　莫不蒙恩澤，
今已淪清虛，　　求了時復出。」

是時諸比丘，皆騷擾徘徊呼言：「駃哉！佛般泥曰。一何疾哉！世間眼滅。」中有憂歎，自悲念世間苦，不得是道；中有尸視惟心猗有從因緣起，以作復作，受非常苦，生輒有死，死則復生，生死往來，精神不滅，莫致是處。賢者阿那律言：「止！止！阿難！曉眾比丘，上天見此以為荒迷；安有捨家入自然律而不能用法利自解？」阿難拭淚而問：「上有幾天？」答曰：「從威耶越，至漚荼廟，及熙連河四百八十里，諸天充滿，無有

空缺。徘徊騷擾，皆言：『駃哉！佛般泥曰。亦大疾哉！世間眼滅。』中有憂歎，自悲念世間苦，貪欲所蔽，不見斯道；或相曉言：『佛說生死本從緣起，意作復作，受非常苦，生輒有死，死則復生，識隨行走，莫知泥洹。佛已度世，宜各精進，夜至過半。』」阿那律令阿難入告城中：「佛已滅度，所欲施作，宜及時為。」

阿難入告城中，諸華聞之，莫不驚愕，踊躃悲言：「何其駃乎！佛般泥曰。何其疾乎！世間眼滅。」舉城中相會聚，奉持華香，詣佛舍利，稽首作禮，承事供養，共問阿難：「葬法云何？」答如教說，轉輪王法，佛當復勝。諸豪姓言：「寧可假期七日，欲奉伎樂華香燈燭，展我曹心。」阿難答言：「恣聽所欲。」諸華即共作，黃金甕，黃金輿床，黃金棺，為鐵槨，具新劫波錦五百張氈。是時四面人眾，周滿四百八十里中，皆齎伎樂華香，來詣雙樹，共舉佛身，置黃金床上，而以伎樂，禮事供養。

於是諸華選眾童男，使扶持輿床，欲至澓荼神地，如閣維之，而諸童子不能得前近佛舁床；又復更進，至于再三，了不得持。賢者阿那律語阿難言：「所以不得舁佛床者，是諸天意，欲使諸華童子，倚床左面，諸天右面，國人隨後，共舉床入東城門，遍住城中，施天樂供養訖，出西城門，置澓荼地，累積眾香乃閣維之。」阿難言：「諾。敬如天願。」以告諸華，皆曰敬從。即使諸僮左面屬若干種繒，繫床左角，天於右面屬諸天繒繫床右角而綍之，餘無數天，於虛空中，散天雜華，而雨澤香。

是時，婆賢大臣，與拘夷大臣議，欲以人樂讚紹天樂俱送舍利，即如所議，徐行入東城門，周遍城中，四衢道里巷處處住，施華香伎樂，出西城門，到澓荼地，持劫波錦纏佛身體，五百張氈，次纏千過，麻油澤膏，灌滿金棺，已內佛身，舉黃金棺，置鐵槨中。庫藏既殯，積眾香畢，澓蘇大臣，執火而欲燃佛，積火至輒滅，三進不然。賢者阿那律語阿難言：「火所以不然者，是諸天意。見大迦葉，將五百眾，從波旬來，已在半道，欲面禮佛故，使火不燃耳。」阿難言：「諾。敬如天願。」

是時，有異道士，名阿夷維，見佛滅度，得天曼那羅華，去至半道，迦葉見之就車問：「子知我所事聖師佛乎？」即答言：「我舉知之，般泥曰已七日，天人普會供養其身，吾從彼來，得此天華。」於是迦葉悵然不樂。五百比丘中，有徘徊騷擾仰天呼怨：「佛般泥曰，一何巨疾！世間眼滅。」中有憂歎悲傷，念世間苦，為恩愛縛，不見斯道。迦葉曉言：「諸賢者釋憂，當知有身皆從緣起，心作復作，致非常苦，生者輒死，死則有生，五道無安，唯泥洹樂。未得道者，當求法利，捨有為無所會則得矣，攝衣疾行可見佛身。」其眾中有名檀頭者，亦釋家子與佛同出，止諸比丘言：「何為復憂，我曹從今

已得自在，彼老常言：『當應行是，不應行是。』今彼長逝不甚往耶？」迦葉不悅。行到雙樹至覩佛積，謂阿難言：「及未闍維，請見佛身。」阿難對曰：「佛身已纏，淹用麻油，藏在金棺，外積眾香，匝灌澤膏，雖未闍維，固已難見。」迦葉請至三，阿難答如初，以為佛身難復得見。於是佛尸從重棺裏雙出兩足，一切見者莫不歡喜，迦葉稽首作禮，見佛足上而有異色，仰問阿難：「佛身金色，是何故異？」阿難答言：「有羸老母，稽首佛足，墮淚其上，故異色耳。」大迦葉又不悅，乃喟然讚頌曰：

「彼為滅不生，　　不復受老死，
亦為不復會，　　無有相逢憎。
本已捨恩愛，　　不為別離憂，
當為求方便，　　令致得是處。
佛為五陰淨，　　已斷不復有，
亦又不為為，　　有受是五陰。
苦為已畢盡，　　有本亦已除，
當仂求方便，　　令得如是安。
佛已斷世間，　　愛欲一切解，
亦為悉能忍，　　得離諸患難。
為已自安隱，　　亦致天下安，
當為稽首是，　　永得度三界。
佛所說經戒，　　為世間最明，
已廣現正道，　　審諦無所疑。
亦遍活天下，　　令得度老死，
諸得值佛者，　　誰不受弘恩。
譬月照於夜，　　為除陰冥闇，
如日照於晝，　　能使天下明。
亦如電光現，　　為暫照厚雲，
佛明一時出，　　都已明三界。
一切所名河，　　無過崑崙河，
一切名大水，　　亦為無過海。
一切星宿中，　　月為第一明，
佛為世間導，　　天上天下尊。
佛所以度世，　　福施已周匝，
所說教戒行，　　在在悉分明。

亦以法流布，　　弟子樂受行，
令天人鬼神，　　龍敬承行禮。」

迦葉說已，稽首佛足，遶積三匝，却住一面。諸比丘、比丘尼、清信士、清信女，天、龍、鬼神王、天樂神、質諒神、金翅鳥神、愛欲神、蛇軀神，各前稽首佛足，遶積三匝，一面住畢。於是佛積不燒自燃。賢者阿難，時說頌曰：

「佛以中外淨，　　為梵世之身，
本乘精神下，　　而今措於是。
錦纏氍千過，　　不用衣著軀，
亦不以浣濯，　　如一淨鮮明。」

至終其夜，佛積燒盡，自然生四樹：蘇禪尼樹、迦維屠樹、阿世鞮樹、尼拘類樹。國諸豪姓，共撿佛骨，盛滿黃金甕，置于輿床，舁入城中著大殿上，共作伎樂，散華燒香禮事供養。時，波旬國諸華氏、可樂國諸拘鄰、有衡國諸滿離、神州國諸梵志、維耶國諸離撻，聞佛止雙樹般泥曰，各嚴四種兵，象兵馬兵車兵步兵，到拘夷止城外，遣使者言：「聞佛眾祐止此滅度，彼亦我師，敬慕之心，竝來從君，請佛骨分，欲還本土，立起塔廟。」拘夷王言：「佛自來此，我當供養，遠苦諸君，舍利分不可得。」赤澤國諸釋氏，亦嚴四兵，來到報言：「聞佛眾祐止此滅度，是釋聖雄出自我親，實我諸父，敬慕之心，來請骨分，還立塔廟。」王答如初，不肯與分。摩竭王阿闍世，又嚴四兵，度河津來，使梵志毛蹶入問消息，致慇懃言：「吾本宿夜，信心友汝，無取無諍，今佛眾祐止此滅度，是三界尊實我所天，敬慕之心，來請骨分，汝其與我，則我與汝所有重寶，願終共之。」王答曰：「佛自來此，我當供養，謝汝大王，舍利分不可得也。」於是毛蹶，聚眾人作頌告言：

「今各撰躬，　　遠來拜首，
謙遜求分；　　如我不與，
舉止動眾，　　四兵在此，
義言不用，　　必命相底。」

拘夷國人，亦答頌曰：

「遠勞諸君，　　辱屈拜手，

佛來遺形，　　不敢相許。
如欲舉眾，　　吾斯亦有，
俱命相底，　　則未為恐。」

梵志毛蹶，曉眾人言：「諸君皆宿夜承佛嚴教，日誦法言，心服仁化；一切眾生，尚念欲安，且佛大慈故，燒形遺骨，欲廣祐天下，何宜當為毀本惠意，舍利現在但當分耳。」眾咸稱善，皆詣舍利，稽首畢一面住，乃共使毛蹶分之。於是毛蹶持一甕受石許，蜜塗其裏，分為八分已，白眾言：「吾既敬佛，亦嘉眾意，願得著甕舍利，歸起塔廟。」皆言智哉，是為知時，即共聽與。又有梵志，名溫違，白眾人言：「竊慕善意，乞地燋炭，歸起塔廟。」皆言與之。後有衡國異道士，求得地灰。於時八國得佛八分舍利，各還起塔，皆甚嚴好。梵志毛蹶，種邑道人大溫違，還俾賁邑，衡國道士得地灰，歸皆起塔廟。舍利八分有八塔，第九甕塔，第十炭塔，第十一灰塔。

佛從四月八日生，四月八日捨家出，四月八日得佛道，四月八日般泥洹，皆以佛星出時，此時百草華英，樹木繁盛。佛已般泥洹，天下光明滅，十方諸天神，莫不自歸佛。

既分舍利，又為遠方諸四輩弟子，未悉聞故，留九十日，乃起塔廟；諸來國王，豪姓人民，家屬僕從，皆齋戒九十日。在所遠方，四輩弟子眾，普會拘夷，共問阿難：「於何起塔？」阿難答言：「當出去城四十里，於衛致鄉四衢道中作塔廟。」拘夷豪姓，共作甎瓠石墼，縱廣三尺，集用作塔，高及縱廣，皆丈五尺，藏黃金甕，舍利於其中置，立長表法輪，柈蓋懸繒，燃燈華香伎樂，禮事供養，舉國人民，得共興福。

大迦葉、阿那律、眾比丘會共議：「一日三十萬眾，及諸國豪姓群臣，得值佛時，敬意行福，終皆當生第四天上，與彌勒會而得解脫。拘夷國王，當生第十二水音天上，至彌勒作佛時，當下為佛造立精舍，勝今給孤獨園。」阿難問大迦葉：「拘夷王何以不於彌勒佛求應真道？」答言：「是王未厭生死苦故，未厭苦者不得應真。」阿難言：「我已患厭身苦，不得離世間，奚不得道？」迦葉答言：「汝但持戒，不行身觀，坐猗生死飯食想，而生死行未休故也。」

至九十日，大迦葉、阿那律、眾比丘會共議：「佛十二部經，有四阿含，獨阿難侍佛久，佛之所說，阿難志諷，當從書受，恐其未得道，尚有貪心，欲持舊事詰責阿難，與設高座，三上三下，如是者，可得誠實。」皆言大善。眾會坐定，直事比丘，逐阿難出，須臾又請，阿難入禮眾僧，未得道者，皆為之起。直事比丘，處著中央高座，於是讓言：

「此非阿難座。」眾比丘言：「用佛經故，處汝高座，欲有所問。」阿難就座。眾僧問曰：「汝有大過，寧自知不？昔者佛言：『閻浮提樂。』汝奚不對？」直事比丘，勅阿難下。即下對言：「佛為不得自在，當須我言耶？」眾僧默然。直事比丘，又令阿難上。眾復問曰：「佛為汝說：『得四禪足者，可止一劫有餘。』汝何以嘿？」阿難下言：「佛說彌勒，當下作佛，始入法者，應從彼成；設自留者，如彌勒何？」僧又嘿然。阿難心怖，眾比丘言：「賢者當如法意具說佛經。」對曰：「唯然。」如是三上，阿難最後上言：「聞如是一時」，座中未得道者，皆垂泣言：「佛適說經，今何以疾。」

大迦葉即選眾中四十應真，從阿難受得四阿含：一中阿含，二長阿含，三增一阿含，四雜阿含。此四文者，一為貪婬作，二為喜怒作，三為愚癡作，四為不孝不師作。四阿含文，各六十疋素。眾比丘言：「用寫四文，當興行於天下。」故佛闍維處，自生四樹，遂相撿斂，分別書佛十二部經。戒律法具，其在千歲中，持佛經戒者，後皆會生彌勒佛所，當從彼解度生死履。